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六 年

第九二三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23).....	1
通過議程 .....	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05) .....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 第九百二十三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O. LOUTFI(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 臨時議程 (S/Agenda/923)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05)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05)

一. 主席：根據已作成的決議，理事會各位理事如不反對，我就請古巴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古巴代表 Mr. Raúl Roa 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PADMORE(賴比瑞亞)：我國代表團已仔細聽了古巴外交部長的陳述和美國代表的反駁。我國代表團了解古巴政府的恐懼與憂慮，因為賴比瑞亞前在殖民地擴張時期，也曾受到強鄰的圍困達一百多年之久。

三. 在那個時期還沒有可以引起世界各地人民，尤其是可能同情的人民，一致聲援的通訊媒介；也沒有像此種國際論壇，可由弱小國家在遇到困難時提出呼籲。

四. 撇開美國代表團斷然否認此一大國有侵略古巴的任何意圖的話，我國代表團不相信古巴提出的證據能夠切實證明實際侵略已逼在眼前。我們或能了解一種不愉快的情勢所引起的心理影響，但是讓我提醒我們的古巴朋友，當一個小國的主權因大國的行動而

發生迫切危險時，聯合國曾採取過行動。而且，在今天這種時代，聯合國可使和平解決國際問題有許多方便時，堂堂美國竟會侵略古巴人民的土地，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五. 聯合國——這個由古巴提出呼籲的聯合國——是非洲人民使他們的國家獲得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而不受強大國家迫害的希望，可能是唯一希望。因此，當聯合國的組織受到猛烈攻擊時，我們許多人都覺得驚惶與沮喪。

六. 讓我也向美國保證，美國的歷史是非洲人民爭取政治自由與追求人格尊嚴的最大激勵之一。我們不能想像古巴政府與美國政府會無法減輕彼此間的惱怒、恐懼與猜忌而必須在國際間大聲爭吵。

七. 我希望能感動古巴人民使他們相信，我的代表團和它所代表的國家，無時不在關心小國家的利益與幸福。所以或可容我說，權宜主義有時替代了國家政策。

八. 因此，我的代表團很關心地注意到古巴政府和人民對美國即將入侵一事所表示的關切，並竭誠歡迎美國對此項陰謀提出的絕對否認。我們認為在現有情形下安全理事會沒有什麼事可做了。

九. Mr. BERARD(法蘭西)：古巴外交部長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請求安全理事會主席召開理事會緊急會議，以便防止直接軍事侵略，據他說美國政府將於數小時內對古巴政府與人民發動此種侵略，因而嚴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一〇. 此項請求以這種言詞在這樣一天提出，如欲證明其確有正當理由，必須以很確定的事實為根據。倘無重大理由而使理事會空事戒備，倘非確有威脅存在而妄發國際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的警報，都與我們理事會的尊嚴顯不符合。

一一. 自那時起已四天過去了，我們聽說將在數小時內發生的重大事情迄未發生。甚至根本沒有可能發生的跡象。這是我覺得在發言之初不得不提出的第

一點意見。但是，古巴的控訴既已提到正式罪名，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 Mr. Roa 的來信[S/4605]。

一二．據我看，此信似可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寫信人所根據的一項揭發留到結尾處才提——以激烈而籠統的字句抗議據說美國即將進行的此種“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根本原則與國際法的最基本原則的行為”。它控告美國犯了“典型的國際海盜行為”，空前的譏誚，還有“由中央情報局與五角大廈及美國壟斷業密切合作擬訂的邪惡計劃”。它肆意濫用最肯定的字眼來抨擊一個外國政府的態度：迫害、壓迫、壓制、顛覆及全面侵略。真是可怕的字眼！用語的過火使人懷疑到所作控訴的真實性。究有何種事實來支持這種字語呢？

一三．古巴外交部長在舉出事實以前先事抨擊所謂美國在拉丁美洲對古巴施行的外交隔離政策。為證明這點起見，他提到瓜地馬拉政府與夏灣拿斷絕外交關係，秘魯政府宣佈採取類似行動，以及蒙特維多傳出的烏拉圭準備走上同一途徑的消息。他毫不遲疑將這些行動說作美國強迫這些國家屈服投降和叛國的證據。我無須替拉丁美洲國家說話；它們都有代表在這裏參加會議。我祇是說，依我這個公正無私的觀察者的觀點來看，過度激動的言詞再次令人無法置信。這些控告是很不必有的，有些人必然會覺得這是跡近侮辱。我們對瓜地馬拉，秘魯和烏拉圭等國的政府知道得很清楚，假如它們已決定或將決定與夏灣拿斷絕邦交，它們決不會沒有重大理由。古巴政府在拉丁美洲所處的孤立地位，不能看作對它有利的表示。

一四．我們現在要談到這封信的最後一部份——唯一較有內容的部份，因為古巴政府說到它持有一份載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實行軍事侵略的計劃的文件。我們已經指出此項迫切的威脅並未成為事實。但是，讓我們再進一步談談：古巴外交部長在他的信內告訴我們說，美國政府準備下令武力干涉古巴，俾制止在該島上設置發射蘇聯火箭的十七處基地，上述文件又說放射墊已暫停建造，但表示如重行建造就隨時會下令干涉。我們可否由此了解，古巴政府已決定重行建造，因此擔心到可能的後果？我們寧願不作這種想法。

一五．還有，此項文件果真存在嗎？古巴外交部長的來信祇是含糊提到這項文件，而且就這點來說，既不提及詳情，也無證據。我們曾想 Mr. Roa 昨天在此地陳述時〔第九二一次會議〕會提出這些東西。可是，他似乎沒有帶來，以致未能對古巴的控訴加以證實。

一六．古巴外交部長曾想以較籠統的方式證明美國某些集團正在陰謀以武力推翻古巴政府與 Mr. Castro 的政權，他們正由美國政府予以教唆，美國製造的軍火也已在反 Castro 份子的手中。因此，這已不再是信中提及的第一項控訴的問題，而是一項更廣泛，更不確定的控訴。我很可想像到，在從 Mr. Castro 政權下逃出來的成千累萬的古巴人中，有許多人正在設法打倒這個政權。但是，我不相信 Mr. Roa 曾向我們提出美國政府從中唆使的任何證明，而美國代表的答覆堅定了我們此種想法。

一七．古巴外交部長與古巴政府到理事會來斥責他們所謂的美國恐嚇策略，壓迫與侵略行動，這已不是第一次了。理事會早在去年七月十八日與十九日便已根據他們的請求討論過這些事項。理事會曾以九票多數，棄權者二的表決結果拒絕對美國政府作任何譴責，或承認古巴的控訴確有幾分正當理由，並在第八七六次會議中通過了阿根廷與厄瓜多兩國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S/4392]，將此事轉交美洲國際組織處理。

一八．接着在九月二十六日我們在大會〔第八七二次全體會議〕中聽到了古巴總理長達四小時半的一篇陳述，他痛罵美國的所謂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侵略政策。古巴外交部長曾希望在本屆會閉會前再在全體會議中審議這個問題。大會拒絕了此項請求〔第九一〇次全體會議〕。據我看來，Mr. Roa 昨天的陳述也沒有向我們提出任何更可相信的證據。

一九．在此種情形下，我國代表團不知道古巴政府是否果有任何理由將此問題提出理事會，而且如此急迫，說得如此嚴重。此種舉動與古巴外交部長的陳述豈不更像幾個月來古巴政府已使我們熟悉的在這裏或在大會中使用的那種宣傳伎倆嗎？

二〇．Mr. Roa 告訴我們說，他能够接受的這次辯論的唯一結論是一項譴責美國政府為侵略者的決議案。對於這樣一項要求，我國代表團覺得絕無疑問：聯合國過去就侵略行為所擬訂的定義並不支持此種要求。向我們提出的那些所謂證據是不充分的，縱使認真調查後——此時看起來絕無調查可能——查出此項證據確實存在。

二一．我國代表團對於暗示古巴與美國都未勝訴的任何決議草案也不欲投票贊成。它擔心這樣做會使人家獲得夏灣拿政府的控訴確有根據的印象。

二二．我們謁誠希望，此項辯論至少可以減輕古巴政府自稱抱有的憂慮。

二三．法國看到古巴政府與美國間現有的緊張關係深感遺憾，它誠懇希望兩國過去所有的友好關係能夠迅速恢復。

二四．Mr. WIJEGONAWARDENA (錫蘭)：古巴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關係竟然到達兩國非斷絕外交關係不可的程度，而這兩國由於地理上無可爭議的事實，彼此是這樣接近的緊鄰，錫蘭代表團覺得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我們謁誠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它們能夠重新建立起彼此間的諒解的與信心，藉以恢復正常關係。

二五．這種諒解與信心在兩國的過去關係上無論是多麼顯著，無論我們如何希望將來能夠恢復這種關係，但是我們不能不考慮到目前情形，並為這兩國間的現有緊張關係感到不安。我們希望不要發生不幸事故，以致兩國難於恢復正常關係。我們勸告並籲請這兩個鄰邦朝睦鄰的途徑走，這不僅是為它們自身的利益，也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今日人類的成就就要使我們選擇毀滅與廢墟的地獄，或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功境界。

二六．在此種情形下，目前古巴政府與美國政府間的缺乏諒解值得理事會作最慎重的審議。不管雙方的指責與反駁究竟誰是誰非，有一點是非常明白的，即兩國間有一種惡毒的猜疑氣氛。凡是對這兩個鄰邦抱有善意的人，必須使它們之間有利於雙方的許多連係，不因目前正在經過的猜疑時期破壞到無可補救的地步。在這方面，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作為受託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個聯合國主要機關，可以發表集體意見，來幫助古巴與美國恢復和諧關係，從而有利於保持這個半球的和平與安全，也就是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二七．Mr. BEELEY (聯合王國)：主席先生，我想簡單說幾句話。古巴政府在安全理事會內控告美國政府，這已不是第一次。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曾請安全理事會開會審議一項嚴重情勢：“由於美國政府一再對我國加以威脅、迫害、陰謀、報復以及侵略行動，現有情勢顯然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S/4378]

二八．安全理事會審議了此項控訴，並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通過一項決議案[S/4395]，對古巴與美國之間的現有情勢表示關懷，察悉此種情勢已由美

洲國際組織審議，並決定在接獲該組織的報告前，暫停審議此項控訴。

二九．此項決議案經送達美洲國際組織秘書長，該組織在下一個月於聖約瑟舉行第七次諮商會議，成立了專設斡旋委員會，俾便於解決美洲國家間的爭論。

三〇．嗣後不久，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內的美國代理代表請求召集這個專設委員會，以便澄清有關古巴政府與美國政府所爭論事項的事實。代理代表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信內援引美國國務卿Mr. Herter在聖約瑟講的一段話，其內容如下：

“我相信應該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把事實與虛構分開，庶使美洲國際組織可有適當根據來判斷業已提出的種種指控”。[S/4559, 附件壹。]

三一．美洲國際組織秘書長將此項提議送達古巴代表三次之多——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一月二日[同上，附件叁，肆及伍]。據安全理事會所知，至今尚未接得古巴政府的答覆。我剛才提到的那些文件已由美洲國際組織秘書長送達安全理事會，可是它們決不是理事會所需要的那種報告。而且，我們似乎不會收到此種報告，因為我們已接得古巴外交部長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來信[S/4565]，他在信內說革命政府認為不必依賴事實的澄清與專設斡旋委員會。

三二．我無意討論古巴對美洲國際組織的程序所採立場的是非。在座的其他代表作此種批評要比我合適得多。我所關心的祇是闡明安全理事會所要知道的事實，而這種事實似乎簡單得很。

三三．安全理事會在七月十九日規定了一項重行審議此項問題的條件。這條件就是接獲美洲國際組織的報告。此項報告顯然是因為古巴政府的不合作而迄未接到。現在將這個問題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也就是這個政府。

三四．現在我必須暫停敘述安全理事會內的事情，而一論古巴政府所作的另一次發動。

三五．大家記得，古巴政府的抱怨已在大會第十五屆會開始時的一般辯論中敘述得非常詳盡。後來在十月十八日古巴代表團請求在大會議程內列一項目，標題為“古巴革命政府提出之控訴：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古巴共和國實行各種侵略計劃及干涉行為，構成公然侵犯古巴的領土完整、主權與獨立，並明白威脅國際

和平與安全”。古巴代表團提出的說明節略提到“大規模進犯...據古巴當局所掌握的可靠情報,將於數天內發動。”<sup>1</sup>

三六.這是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到了十一月一日古巴外交部長就這個項目的通過在大會內發言說:

“進犯雖尚未發動,但隨時會發生。那些否認有擇日進犯計劃的人是採用了‘堵住強盜!堵住強盜!’的老策略。”<sup>2</sup>

此項目經列入大會議程並分發給第一委員會處理,但討論則延至屆會第二期會議開始。這就是古巴代表團此時在聯合國內作第三次發動的經過情形。

三七.我們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收到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的抄本,該函請求理事會立即開會,理由是美國政府“將在數小時內對古巴政府與人民發動直接軍事侵略。”[S/4605]該文件的日子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而今天已是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了。

三八.昨天我們收到另一封信[S/4611],該信又通知我們說,根據可靠消息,對古巴政府與人民進行的直接軍事侵略即將在“數小時內”發動。

三九.我想安全理事會在此地要處理的是事實,而不是惡夢。控告即將侵略或是控告有意進行侵略,無論如何要比控告確實進行侵略難於證實得多。但是,就目前這事來說,我尚未看到或聽到一絲證據,足以有力地支持這項控訴。

四〇.當古巴政府初次在安全理事會控告時,理事會覺得也許有應予調查的地方,並認為最適宜作此種調查的是美洲國際組織。古巴政府却不欲利用該組織所提供的機構。我如正確了解古巴代表昨天那篇演詞的話,古巴政府並已告訴我們說它事先就反對要它和美國政府直接談判的任何決議案。

四一.不可避免的結論是:古巴政府並非到這裏來將其控訴提交公正審查,或是要求安全理事會作出和解措施。它顯然是要理事會承認侵略罪名成立或是確有實行侵略的意圖。可是,古巴政府必然很明瞭,理事會不能憑着如此脆弱的根據來作成重大決議。

<sup>1</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九十,文件A/4345。

<sup>2</sup> 同上,全體會議,第九一〇次會議,第一五六段。

四二.根據我剛才舉出的事實,以及古巴政府那樣固執地要使聯合國加以注意,和古巴代表在此地及在大會內所作陳述的性質,我的唯一結論是:這一切活動的目標在宣傳,並激起反美情緒。在此種情形下,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不應通過任何決議案。

四三.我欽佩智利與厄瓜多兩國代表向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S/4612]所表示的慎重考慮與妥協意向。但是,美國與古巴兩代表都已表示不贊成任何這種決議案。因此,聯合王國依然認為安全理事會不必再有何種行動,而且即有行動也不會有何實際價值。

四四. Mr. SCHWEITZER (智利): 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的一項問題涉及這個大陸的兩個姊妹國,而智利也是這個大陸的一部份。對我們來說這種情形是很痛苦的,我們首先要感到惋惜,因為由於從未間斷的傳統,我們知道這兩個國家保有種種關係,大家連結在一起,而且我們不斷地努力加強這些關係。不僅是我們的政府向來保持友好的外交關係,我們的人民也都感到彼此命運相連,對一國發生影響的事也必然會影響到另一國。

四五.而且,我們這三個國家都是美洲國際組織——聯合國的一個區域組織——的會員國。因此,不干涉原則是我們認為具有神聖性的,我們決心要使它更為有效,並在我們的區域制度中居於崇高地位。我們政策所本的另一條主要原則是我們必須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

四六.我們愛護我們的主權與獨立,絕對不許外國干涉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我們不特排斥使用武力,任何其他種類的干涉行為或企圖破壞國家的個性及其組成要素的行為都在排斥之列。

四七.此種集體安全制度有一條原則作它的奠基石,即任何國家如對一個美洲國家的完整性,領土不可侵犯,主權或政治獨立作任何攻擊,就是對所有其他美洲國家從事侵略行為。我們曾在一系列的國際公約與協定中確認這些原則,並為實施起見,我們這些國家共同保證聯合起來保衛美洲大陸的團結與安全。

四八.古巴外交部長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信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是很嚴重的控告,因此,我國贊成將它列入我們的議程,以便理事會予以審查和解決。我打算單是談談關於此項控訴的新的,或根本的幾個方面。

四九．我們據告“美國政府即將在數小時內對古巴政府和人民發動直接軍事侵略”。我雖然不願從詳分析此項陳述，但既然有人這樣說，我就不得不說——由於聯合國憲章載有清楚的原則，這話也是多餘的——我們不同意，而且也永不同意訴諸武力，或是以非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國與國間的糾葛。

五〇．可是，上面這段陳述後來在同一文件中又說此舉已不致立即發動，是附有條件的，並已經延期。我們相信文件內所表示的恐懼是不需要的，因為所稱種種是以一件據說是美國政府分發給拉丁美洲國家的秘密照會為根據。此外，美國政府還被控正在準備武力侵略，利用一種旨在外交上使古巴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隔離的手法。

五一．就智利來說，我奉到本國政府的訓令正式告訴理事會，智利外交部既沒有收到這種秘密照會，也沒有接得其他類似的照會。我國外交部也沒有接到口頭的或書面的要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的建議。

五二．我要再度向你們保證，智利與古巴的關係仍是正常的，而且我要補充說，唯有我們自己作出的決定才能改變此種局面。

五三．我們聽到美國代表堅決否認古巴所控告的各節，並駁斥控告所根據的理由，覺得很是快慰。Mr. Lodge 於去年七月在這裏理事會內〔第八七六次會議〕否認那時所傳聞的美國政府有意作經濟侵略。國務卿 Mr. Herter 於去年八月在哥斯大黎加的聖約瑟所舉行的第七屆外長諮商會議中也發表同樣的言論；他說美國沒有進攻古巴的意思，並尊重不干涉原則。在去年大會常會中當古巴將與此次控訴類似的事項提請大會審議時，美國代表團曾竭力否認美國政府有侵略意向。

五四．我們認為這就是說，古巴代表一再表示的恐懼未經證實。我們希望此時向我們表示的驚慌永不會超過現有的程度：此種驚慌並無事實根據。

五五．我已經敘述過美洲大陸安全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古巴也和其他美洲國家一樣，很可以放心，它的獨立、完整與主權完全有保障。不僅如此，在聖約瑟舉行的第七屆諮商會議還成立了一個專設斡旋委員會。智利與另外五個國家是該委員會的委員國，其任務是研究並幫同解決美洲國家組織的會員國間可能有的任何爭執。我們依然相信，充分利用關於美洲國家關係的一切原則是和平解決爭端的。

五六．我們不願增加目前妨礙這個大陸上的兩個國家的正常關係的真正困難或是表面困難，這兩個國家同是我們的區域組織和聯合國的會員國。恰恰相反，我們最希望的是這些爭執會消失掉，這兩國會很快地重建友好關係。強調和分析它們彼此的攻訐徒然有損無益。

五七．爲了此種理由，同時也因爲我們如果眼看美洲大陸上這兩個友邦的關係如此惡化而竟袖手旁觀就是不盡我們最基本的責任，我們乃會同厄瓜多代表團提出一項決議草案〔S/4612〕，我們希望理事會一致予以通過。此項決議草案別無他意，祇是熱誠籲請美國政府與古巴政府設法利用憲章和美洲區域制度所提供的一切和平方法來解決它們的爭端。草案並請所有國家避免採取可能使兩國現有關係愈緊張的任何行動。

五八．對於決議草案中的任何部份都無反對餘地，因爲我們都有照草案建議的方式採取行動的義務。有人說此項決議草案的主要缺點是將爭端雙方置於同等地位——一方提出全無根據與證據的控告，另一方則斷然予以否認；以此種方式來處理控告無異是說控告確有內容。

五九．我們的答覆是，安全理事會不是一個法庭，在未作調查前不能就控訴與反訴作出任何決定，而目前尚不能從事調查。美國曾請進行此種調查；古巴則沒有請求。但是，兩國間的關係確已日見惡化，在不到四十八小時以前，它們已斷絕外交關係。

六〇．在此種情形下，安全理事會如欲履行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就不能袖着雙手而遲遲不採行動，它必須向這兩國建議利用各種方法避免使危險而有暴發性的情勢愈趨惡化，並依靠憲章與美洲區域制度所規定的和平措施，而無須袒免或譴責一造或他造。此種現實而客觀的處理方法符合乎理智與應有的鎮定，而此種作風也反映出我們大家願有和好的關係，不受目前緊張情勢的影響。

六一．我們作此項提議無非是竭誠希望積極合作，以便建立平靜與正常的關係，我們深信，一俟克服眼前這些充滿危險的障礙，這種關係一定會建立起來。

六二．據告有許多代表團認為不能支持我們的決議草案。這使我們覺得遺憾，因爲我們很想通過此項決議案的。

六三．在這種情形下，我不堅持表決此項決議草案，但希望情形能平靜下來，一切回到正常狀態，並在不久的將來，引起此次辯論的一切恐懼都能消逝，而美利堅合眾國與古巴共和國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也會重建起來。

六四．Mr. MENEMENCIOGLU(土耳其)：我在一開始就要說明，任何政府以遭受急迫侵略的威脅而提出控訴時，安全理事會必須進行慎審而徹底的審查，此種成例，據我國代表團看來，是憲章所指望的適當運用安全制度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基本保障之一。

六五．就一般原則來說，對於此項請求安全理事會應該繼續接納，徹底審查向它提出的一切證據，這點總是很重要的，因為證據如果屬實，可能引起足以危及世界上任何地點的和平的事件。

六六．根據這些前提，我國代表團已經仔細研究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封信[S/4605]以及古巴外交部長在理事會[第九二次會議]所作的陳述。該信控告古巴遭受來自美國方面的迫切而直接的軍事侵略的威脅。信內又說，古巴政府手中有證實此種即將發動的軍事行動的證據。

六七．我們昨天聽到的陳述又提到此項控告，並向理事會舉出古巴政府據以作成其假定的前提及其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一)項與其他條文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的理由。

六八．我國代表團在仔細研究以後，姑且不談我們對該信及陳述中所用某些字眼的看法，却未能在向理事會舉出本理由中找到足以解釋為所控迫切侵略有證據的任何理由，而安全理事會此次開會就是為了此項控告。

六九．在另一方面，我們聽到美國代表的陳述，他再度否認美國政府有採取侵略行動的任何意圖。在此種情形下，照古巴政府向我們所提控訴的現有內容來看，我國代表團不明白安全理事會怎能在細心審查此項控訴與議程所載這問題的答覆以外，另行採取任何行動。

七〇．我在結束陳述時要表示我國代表團聽到美國代表與古巴代表都在發言時提及兩國人民間根本存在的友誼關係，很感快慰。我們竭誠希望，讓這種關係與共同利益來支配這兩個鄰邦的未來關係。

七一．蔣先生(中國)：照我們議程上的用語，這一系列會議的主要事務是審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這封信[S/4605]的第一段以極肯定的字句提出古巴的控訴。控訴說美國政府“即將在數小時內對古巴政府與人民發動直接軍事侵略”。這封信在以此種極明確的，極具體的字句敘述控訴後，接着就舉出證據。它肯定地說美國政府曾向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分送一個秘密照會。據說美國在這個秘密照會內藉口古巴島上建築十七處發射蘇聯火箭的基地，訂下了侵略計劃。

七二．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封信還提及若干其他事項，但是主要的控訴是軍事侵略，主要的證據是這個所謂的秘密照會。我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在對古巴所提美國即將發動侵略這個主要罪名作出確實決定前，不應結束此事的審議。關於此項罪名，有幾項事實值得我們注意。

七三．首先，古巴控告此項侵略將於數小時內發動。那封信是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子，而今天已是一月五日。一百個鐘點已過去了，我們還沒有看到軍事行動的證據。換句話說，事實已證明此項控訴並無根據。

七四．其次，古巴並沒有向我們出示這項重要文件——秘密照會——的任何抄本。當我昨天到安全理事會來，我完全盼望收到一份即使不是影印本，至少亦應是油印本，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項文件。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那封信以此項文件為所控罪名的主要證據。那封信在提到秘密照會時含糊其辭，而且還自相矛盾，最奇怪的是，古巴外交部長在昨天那篇冗長演辭中對那個遍發的照會很少加以注意。

七五．第三，我們必須注意到美國代表已斷然否認此種罪狀，而且否認有此種文件。

七六．第四，關於這個所謂秘密照會，兩位拉丁美洲的同僚的發言已使我們更加明白。昨天厄瓜多代表在提及此事時曾說：

“古巴外交部長所作斷言是基於因意見與方法的不同而產生的恐懼。我們要說，就我們來講”——這是說厄瓜多——“我們並未受到壓力，也沒有收到暗示要對古巴政府使用壓力或威脅的文件”。〔第九二次會議，第五十二段。〕



今天下午智利代表發言時也對我們保證，說智利政府並未收到過此種照會。

七七．從這些事實，可以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此項照會並未有過，控告美國即將發動侵略古巴也是全無根據。既然這是安全理事會在這一系列會議中所要處理的主要事務，我認為理事會如能正式斷定古巴此項控訴全無根據，可能是有益之舉，因為我知道一再提出此種控訴已經成為不變的宣傳仇恨運動的一部份。我覺得假如此種仇恨美國的宣傳運動不終止的話，那就不用說情勢不會改善，連恢復正常都不可能。如果安全理事會認為可以明白告訴全世界說，此種一再提出的美國有意侵略古巴的控訴是全無根據的話，此種運動多半不會生效，結果古巴當局也許會因此信服或可能終止這種違反憲章旨趣，而且我還可說，破壞美洲國際組織的原則的精神的運動。

七八．我們在昨今兩日聽到我們拉丁美洲的同僚對我們解釋美洲國際組織，我敢說這個組織的原則是保持和平、民主與人道。我看不出夏灣拿此種宣傳運動怎能與美洲國際組織所主張的原則相調和。

七九．目前古巴政府的所作所為，無非是在國際共產與自由世界之間增闢一個冷戰戰場。據我看來，此種運動對古巴無好處，對拉丁美洲也無好處。如果有何好處的話，那祇是對國際共產有好處。

八〇．主席：我現在要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資格說幾句話。

八一．今天安全理事會是處理古巴的控訴。我們看到古巴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的關係依舊緊張，很是遺憾。此種緊張關係到了昨天兩國斷絕外交關係而達到最高峯——對這一事實我們深表惋惜。古巴與美國是鄰邦，同屬一個區域社會，為了一般利益，為了和平的利益，它們之間應有友好關係。

八二．我先要對關於國與國間的關係的一條極重要原則說幾句話，這條原則曾經厄瓜多代表在上次會議中提過。Mr. Benites Vinuesa 講到一國不干涉屬於另一國國內管轄範圍的事項的原則。

八三．我國代表團完全同意此項原則；它被載在聯合國憲章內，為我們大家所擁護。我們向來認為各國都有權採取其認為合於本國需要的政治與法律制度，誰也不許干涉它的內務。

八四．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與人民自始就贊同古巴革命所採的途徑，尤其是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所作的努力與改革——關於這些事，祇有古巴有權決定。

八五．我會很仔細地聆聽古巴外交部長和美國代表的陳述。某些事實與兩國間現有的緊張情形似可說明古巴外部長所稱對美國即將進犯這點所抱的恐懼。

八六．這裏我援引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紐約時報所載一篇稱為“古巴的控訴”的社論，以說明我剛才所說的話。這篇社論在說到古巴的控訴後，接着說：

[發言人以英語引用。]

“...此外尚有非常重要的話要說。簡單的事實是：古巴的革命領袖真的相信有遲早遭受美國武力侵略的危險。”

此種心境有其心理上的來源。古巴是一個小國，而它的鄰邦却是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巴的憂慮、恐懼和反應。

八七．在另一方面，美國代表告訴我們說，美國政府並無對古巴實行軍事干涉的意思。他還說：“當然沒有進犯，根本沒有作此種進犯的任何計劃...”[第九二次會議，第二十段。]我記住此項陳述。

八八．我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有責任為此問題找到合乎憲章的解決辦法，並終止此種可有極嚴重的反響的緊張情形。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我們認為必須根據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憲章第四章找到解決途徑。

八九．我們認為詳細研究古巴的控訴或美國代表的答覆中所舉出的事實，不會有很大的用處。此時最重要的是為兩國間此項爭端找到客觀的積極的解決辦法。我已說過為了一般的利益，為了和平的利益；這兩國應該保有友好關係。

九〇．而且，此種解決途徑現已找到。智利與厄瓜多兩國代表提出一項旨在依照憲章解決此項爭端的決議草案，他們這番努力值得我們感佩。有人也許會說此項草案祇是重申憲章原則而已；當我們遇到目前這種問題，遇到聯合國兩個會員國之間有爭端時，此種爭端只能依然照憲章原則來解決，因此，重提憲章原則是有利的。

九一．我國代表團擁護智利與厄瓜多聯合提出的決議草案，強調各國必須以和平方法解決它們的國際爭端。草案提案人寧願不指定方法，而由關係兩國自

行選擇。這兩國之間可以直接發生接觸，也可以經由彼此同意的友邦居間接洽。我國代表團不得不贊成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所載原則及第二段，其中促請會員國避免採取可能使這兩國間現有緊張關係愈趨惡化的任何行動。

九二．我們覺得惋惜，有些代表團認為無法擁護此項草案。

九三．我們竭誠希望古巴政府與美國政府能夠找到以和平方法解決此項爭端的方式，屬於世界上同土地區的鄰邦是應該這樣做的。

九四．我們相信這兩個鄰邦之間的現有緊張情勢會迅速消逝，我們與這兩國都有親切的關係。

九五．Mr. BENITES VINUEZA (厄瓜多)：我國代表團昨天會同智利代表團提出一項決議草案 [S/4612]，其目的在解決與我國相友好的兩國之間的爭端，我們這樣做是抱着信仰與希望——信仰的是憲章原則，希望的是這些原則將促成和平解決我們這個大陸上的兩國人民間的爭執，對於這兩國人民我們都有深厚的感情與友誼。

九六．今天我不能說我們的信仰已經動搖，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們的希望已較渺茫了。我們將保持對原則的信仰。我們保持此種信仰，是因為在這個充滿矛盾的世界中，這是我們唯一可以依恃的；但是，我們所抱的這些原則本身可以作為迅速實現憲章崇高目的之工具的那種希望却在逐漸衰退了。

九七．不用說，我是指智利代表在數分鐘前所說的話。他說他有理由相信必要的一致同意是不會有的了，因此我們的決議草案也不再存在理由。情形既是如此，我必須說，我國代表團將不願單獨作無益的鬭爭。我很現實，不相信未經關係方面支持的決議案會有用處。但是，倘使我國代表團不能如願保持它的決議草案，倘使我們無法堅持舉行表決，那末我們至少相信有權為此項草案作辯護，為提出此項草案的誠意作辯護，並為草案所根據的原則的正確性作辯護。

九八．假使責任——歷史的責任——應予負起的話，我國代表團決不拒絕負擔其重任。讓我們大家都負起責任——歷史的判斷面前的與美洲的良知的要求面前的責任。

九九．首先，我國代表團必須堅持它的用意是正確的。事實上，它的唯一用意是在履行一項明確的無

可逃避的責任——對美洲團結一致所負的責任，此種責任迫使我們為這個大陸上的兩友邦之間的爭論設法促成和平解決。

一〇〇．為此理由，我要重敘事實，說明原則，並對此種事實適用這些原則。

一〇一．事實是大家所知道的。兩個美洲國家——古巴與美國——發生爭論。此種爭論的存在已經美國官方文書加以承認，例如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美國代理代表 Mr. Jamison 於九月十二日寫給該組織秘書長的公函 [S/4559, 附件壹]。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美國代表 Mr. Dreier 後來又於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致函該組織秘書長 [同上, 附件貳]，確認果有此種爭論；美國代表 Mr. Wadsworth 昨日在安全理事會發言時再度加以承認，當時他說——我希望各位原諒我發音欠佳，我要以英語援引這一段話：

“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提議召開委員會〔專設斡旋委員會〕，以便澄清我們與古巴所爭論的事實。”〔第九二二次會議，第十段。〕

〔發言人續以西班牙語發言。〕

一〇二．這就可見沒有人能說並無爭論。爭論是存在的；這是事實，這一事實對於像我們這種為了保衛共同理想渴望和平與團結的美洲國家是有深遠影響的。而且，此項爭論並經國際組織正式承認。它曾被提出安全理事會，大會與美洲國際組織，而且安全理事會還對它通過一項決議案。此項爭論終於釀成邦交的正式決裂，這是美洲國家所深為關切的。這些都是事實。

一〇三．現在，因有此項爭論和國際緊急情勢，古巴共和國乃擔心會遭受侵犯。我國代表團對這些事實未作判斷；它祇是指出這都是由恐懼引起的。

一〇四．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也沒有提及這些事實。草案提到與我們友好的兩個美洲國家之間現有的緊張關係——這是無可否認的，不說自明的事實。這是明白的、確定的、無可逃避的事實；它們構成對我們這個大陸的和諧關係的威脅。

一〇五．假如我們佯作不知，避不負起當前這種重大責任，那是一種可笑的駝鳥式政策。此所以我們認為必須重提憲章所載的和平解決方法——憲章是一種多邊條約，對所有會員國有絕對拘束力。對我來說，我已經代表我國對美洲是良知履行了責任，可說問心無愧了。

一〇六．我要強調說，決議草案中並無可以解釋爲接受、拒絕、同意或否認古巴外交部長所作控告的任何地方。

一〇七．我們昨天發言時曾說，我們不相信有任何侵略的可能。可是，我們也不得不向雙方建議以憲章所載的和平方法來解決它們的爭論。我們採取的此種行動，對於促成理事會此次開會的各項控告是否確有根據一點，絕不含有任何判斷之意。任何其他途徑——拒絕正視此事——無異見火不救，只是逃避；這是消極與懦怯的態度，我國政府與人民決不準備採取此種態度。

一〇八．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方法不排除屬於美洲國際組織職權範圍的那些方法。這兩個組織的職權並不互相排斥。

一〇九．憲章第三十三條規定的方法之一是和解；美洲國際組織在設置專設斡旋委員會時就曾建議和解，這一舉動曾經美國與聯合王國的代表表示歡迎。拒絕一個可收迅速與成功之效的方法似不合理。

一一〇．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無須解釋。我只要指出這段與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對此事通過的一項規定[S/4395]相似就够了。今天否決昨天所通過的東西，未免矛盾。

一一一．我們不堅持表決我們這項決議草案，因爲我國代表團所信守的原則是唯有切合實際的決議案——即爲關係各方接受的決議案——方應堅持。但是，我要說清楚，在這個充滿恐懼驚慌的世界中安全理事會竟不能建議適用構成本組織之基礎的原則作爲解決爭端的正當方法，多麼令人惋惜啊！不過，我國代表團已經盡了它的責任。

一一二．Mr. ROA(古巴)：我要求發言，以便行使答辯權。

一一三．美國代表昨天發言時曾指古巴所作控告爲虛空的、無根據的、瘋狂的。他甚至還說得更甚；他竟將古巴所提具體的，明確的控訴說是荒唐到令他想起童話中的奇異國(Alice in Wonderland)。我必須說如用類似的神話或是你們喜歡隱喻的話，美國代表所提的反控訴很使我想起Candide的花園Dr. Pangloss在那個花園內踱來踱去，澆澆他的玫瑰花，自以爲是住在世界上沒有再好的地方了。

一一四．古巴有權肯定地說，凡是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和判斷的問題，都應該受到更嚴肅的、更認真的、更穩重的考慮。但是，大國的特色是以否認和詭辯來掩飾殘忍冷酷和千真萬確的事實——關於此種作用我們在這裏的人都可以舉出許多證明。

一一五．此時我實在無須重提我們的控告了；大家都已很明瞭。可是，已在安全理事會發言的代表們，幾乎沒有一人直接考慮古巴提出的那些控訴，這一點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一六．美國代表的陳述與法國、英國和中國代表的一樣，主要只談由本人具名寫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那封信，請他立即召開安全理事會。事實上，他們所講的幾乎完全是關於我信內提到的那件秘密照會。我必須說清楚，那件秘密照會曾經一家烏拉圭晚報討論過，由於報紙發表了照會的一部份，烏拉圭內閣中有幾位閣員和該國若干政治人物都會發表演論，其中有些人贊成，有些人反對這種逼使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的舉動。

一一七．我在昨天提出控訴時，曾對那項照會予以應有的重視，因爲在審議我們面前這種問題時，必須對於廣泛範圍內的一切有關論點或證據一律顧及。另一種辦法就是一意孤行那是偉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常常愛用的一種手法。我們已在這裏看到卡沙扶布和莫布土怎樣變成了剛果人民主權的真正代表。我們已在這裏看到偉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如何忽視阿爾及利亞鬭爭的真情實況，以及對真正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獨立，自決與主權所採的反對態度。這些都是我們在此地所看到的。

一一八．美國代表昨天指稱古巴是加勒比區目前緊張關係的根源，並爲支持此種指責起見，他說由古巴政府撐腰的遠征隊已從古巴出發進襲巴拿馬、尼加拉瓜、海地及多明尼加共和國。

一一九．對於這些問題我不欲詳論，因爲這是實在不必要的；但是我必須指出一點，以示美國代表講話的不盡不實，該代表完全歪曲了關於遠征巴拿馬的事實。該遠征隊是由一批巴拿馬人和古巴的冒險份子在古巴組織的，領導的人名叫César Vega，他和古巴革命或革命政府從無關係，在美洲國際組織內對此事表示非常關切並要求立即制止此種國際冒險舉動的是古巴政府，當時是由我擔任大使，而且古巴政府還爲此目的派遣古巴軍官到巴拿馬與巴拿馬政府合作撲滅此項行動。

一二〇．巴拿馬前政府的外交部長可以作證，我所說的古巴政府曾多次採取與巴拿馬政府完全相同的立場的話是否撒謊。在發生那些事件的次日我曾到駐美洲國際組織的巴拿馬代表團去，代表我國政府聲明我國完全同意巴拿馬政府所採的態度，並準備贊助巴拿馬可能提請美洲國際組織考慮的任何解決辦法。關於此事，該已講清楚了罷？

一二一．關於古巴投票贊成蘇聯所提控訴美國U-2飛機偵察飛行實施侵略行為的提案，古巴政府確曾投票贊成在大會中討論此事，我不相信我們犯了什麼罪。人人知道U-2飛機偷偷地侵入蘇聯的上空；這點已由被俘的駕駛員招認，美國總統甚至還厚顏承認此種飛行是為美國安全所必要的。主張和平的古巴當然投票贊成蘇聯提案。

一二二．指稱古巴陷於孤立是由於我們與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密切關係的話，真是虛偽到極點。孤立古巴的企圖確是有的，但是古巴決沒有設法孤立自己。這顯是不會有的愚笨行為。沒有一個欲使自己孤立。別人企圖孤立古巴，那是另一回事；曾想使古巴孤立的，目前仍在努力使古巴孤立的，就是艾森豪的那個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政府。

一二三．古巴的革命——我必須提及此點，因為Mr. Wadsworth 似已忘記了——是真正的，徹頭徹尾的革命。我們都知道，拉丁美洲國家時有羣衆運動，目的是要改變經濟、社會、文化或法治方面的現狀。其中有些運動充滿了濃厚的民主精神。有時也有——事實上是更——“政變”和宮廷叛變，旨在篡奪多少是由當政政府依法行使的權力。但是，在古巴發生的却不是“政變”或宮廷叛變，也不是小規模的變亂，我們在國內所謂的“Revolisco”在古巴發生的是真正的革命。

一二四．我們所謂的革命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一個人民生活整個機構的劇烈改變。這就是在古巴發生的情形。美國何以自始就反對古巴的革命呢？所謂艾森豪政府歡迎古巴革命成功的話是完全不確的。此話完全不確，而且也決不可能正確，因為Batista獨裁政府權的主要支持者就是艾森豪總統的政府。

一二五．艾森豪政府反對古巴革命的理由是：古巴本為美國殖民地性質的屬地，由於古巴革命要想收回國家的財富、保證古巴人民充分行使其主權，並使古巴人民享受他們自己勞動的果實，這就和控制古巴全部經濟機構的美國利益發生致命的衝突。這是艾森豪

政府自始反對古巴革命並用盡方法打擊古巴革命的根本理由。

一二六．關於美國與古巴在那一個時期的關係真是說來話長，我此時無意多談，不過我要強調一點。我們儘管迭遭侮辱，古巴政府仍是不斷努力欲在彼此平等相互有利及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美國政府保持最真誠的關係；但是，當古巴政府制定土地改革法的時候，它收到美國政府的一個照會，要求立即全部償付，而古巴經過Batista七年暴政後的財政與經濟崩潰情形是美國政府所深知的。該政府不採取談判方式，甚至連協力磋商國際安排以求適當賠償的一點善意都不表示，它這種作法使我們毫無轉圜餘地；它要求我們立即以現款作全部償付，這是壟斷事業的一貫作風。就此事來說，在背後鼓動的是從上世紀末便在古巴操縱的美國壟斷事業。這是古巴與美國的邦交逐漸惡化的根本原因。

一二七．自那時起，開始了一連串的侵略、挑釁、報復、禁運、在美國包庇反革命份子和戰犯、最後，這些行為到達了最高峯，斷絕外交關係，手段的卑鄙與無恥莫過於此。

一二八．不錯，古巴確與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並與它們通商。對於這點，誰也不能反對，因為自由通商是屬於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此種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決不會，而且也不可能，損害到古巴的主權，自決與獨立，或是使它作政治性的屈服。古巴與社會主義國家簽訂的商務，經濟與技術協助的協定並不使它的自決，獨立或主權受到絲毫損害。可是，事實是，美國絕對控制住拉丁美洲的貿易。很不幸，我們這些國家中多數是原料與初級商品的生產者，更不幸的是這些都要完全受制於北美市場的便利與利益。這是古巴在革命以前的情形，結果古巴不啻是一個大規模的煉糖廠，加上一些所謂主權的特徵，一面國旗，一支國歌和在國際組織內一個席位而已。

一二九．我要講一則我初次參加這個全球性論壇所聽到的奇聞。有一位來自一個亞洲大國的大使曾請我吃飯，他對我說：“在開始用飯前，我要告訴你說我到聯合國來已有八年功夫了，這還是首次和一位古巴大使一起吃飯和聊天，因為到目前為止，他們總是帶着事前由國務院為他們備妥的票子”。

一三〇．我是古巴的外交部長，因此有機會詳細研究外交部的案卷看到古巴共和國有史以來與美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的精神，性質和目標。要古巴的票子時連勸誘的功夫都用不着只是向我們硬要就是了，這是非常痛苦的經驗。

一三一．我至今記得，有一天美國大使 Mr. Bonsal 怎樣到外交部來恐嚇我，因為古巴可能會投票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他甚至不承認我們可以放棄投票。這就是 Mr. Bonsal 在外交部暴露的囂張的態度，當時我回答他說，古巴是一個自主國家，隨它高興如何投票。那次接觸是我本身經歷的，不是從別人那邊聽來的。

一三二．我們沒有把自己隔離起來，而且我們也無意這樣做。古巴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以前僅與少數國家保持外交關係與世界各地保有商務關係也很有限。經過這次革命後古巴的外交關係擴展到所有國家，我們的國際貿易市場也隨着展開，結果是鞏固了古巴的主權。

一三三．這些都是我們偉大的解放者 José Martí 所預料到的，不用我說，國務院中的拉丁美洲問題專家是不會知道這個人的。關於 Simón Bolívar，情形也是一樣。

一三四．古巴從未有過這樣一個獨立的國際政策，這個政策主要是古巴的政策，旨在為全國的較高目標和全人類的基本目標服務。

一三五．我斷然駁斥美國代表昨晚所作的一切指責，他所說的一切是侮辱我國的主權。對於 Mr. Wadsworth 就古巴國內管轄問題所作若干指責，我不能置之不理，必須予以駁斥。當然我也無意在此時從事分析這個“帝國主義共和國”——這是 José Martí 在上一世紀末用以形容它的字眼——的國內生活。

一三六．Mr. Wadsworth 昨天還說到拉丁美洲人民急需有真正的自決。“真正自決”四字是這問題的癥結。對美國政府來說，“真正自決”就是無條件的向該國屈服的意思。這就是美國所謂的自決。

一三七．我現在要簡單地提到法國代表所講的話，免得此次發言過久。我對該代表那番話實在很少話可說。很明顯，他是殖民主義的代言人。當他攻擊古巴並為美國帝國主義辯護時他等於是為阿爾及利亞境內的壓迫行為和法國的殖民地主義辯護。

一三八．關於聯合王國代表的陳述，特別是關於他對美洲國際組織的專設斡旋委員會和去年七月間在安全理事會內指責古巴一事所說的話，我必須指出，他所敘述的事實是歪曲的；他曲解事實到這步田地，竟然說實際上這個古巴問題和古巴與美國間的爭端曾向美洲國際組織的理事會提出，可是在座各位都知道得很清楚，此項爭端不可能已經提交美洲國際組織的理事會，因為美國與古巴都沒有將它提出。因此，向美洲國際組織要求任何資料，都是沒有根據的。所有這一切都顯然是一種策略，在座各位代表中看出此種策略的必不乏人，而被犧牲的則是古巴。這都是對哥斯大黎加的外長諮商會議發動的。

一三九．我必須說明，這個專設斡旋委員會不是為古巴或美國成立的，它的任務是調解拉丁美洲國家間的爭端，但須事先經由關係國家提出請求。古巴並未請求這個委員會從事調解，因此，不能責怪古巴。

一四〇．我現在也不想敘述美國政府所採用的整個策略與陰謀，想要圍困古巴，先是使拉丁美洲國家集體的，此時則改為逐漸與古巴斷絕邦交。

一四一．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說——由於我們不願束手待斃，不願忍辱偷生，也不願再度成為國務院的附庸——艾森豪政府要想殺死我們；可是，它又不願自己動手殺我們，於是就羅致幫兇。美國政府一定要使美洲與全世界都認為犯此種罪行確有正當理由，以免古巴人民的鮮血沾染了它的手。

一四二．我此時要談談斷絕外交關係。在這方面提出的理由真是最卑鄙了，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美國政府與古巴斷絕邦交是代表事前仔細策劃的一項陰謀的最高峯。我早就警告過聯合國提防此項陰謀。絕交的藉口真是無聊虛偽到極點，無法令人相信。此外還有第六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外交往來與豁免的條款草案。這些條款草案經提送大會，由大會同意發交一個預定在今年召開的——我記得是三月間——特別會議去審查。草案第十條規定：

“一．關於使館館員人數無明確協議時，接受國得酌量本國環境與情況及特定使館之需要，拒絕受超過合理及正常範圍之人數。

“二．接受國亦得在同樣限度內並在無差別待遇之基礎上拒絕接受某一類之官員。”

一四三．當然，第十條條文不是草擬人憑空想出來的。它是以法律字句表達出一系列的標準，實際規則

和國際慣例。因此，古巴政府根據它的主權，完全有權要求美國政府比照我們設在華盛頓的僅有官員十一人的使館人數，裁減美國駐古巴使館的人員。美國派駐古巴使館的人數最近幾達百人，其中多數是擔任間諜顛覆及恐怖活動，這點可從因有確鑿證據而進行的多次逮捕看出來。當然，大國對此種事情總是置之一笑，如同聯合王國代表似的因為它們在世界各地都已經養成了此種習慣。它們掌有過權力，因此它們不願喪失它。恕我向聯合王國提起這一點。

一四四．可是，我明白我們是爲了一項重大理由在此地苦戰。古巴革命是代表一個小國對抗一個巨人，一個由歷史上最反動，最古老，最黑暗的勢力攜手協助的巨人——這股勢力的從旁相助自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它的真正價值就在於此。這我是知道的，這是我國目前最偉大的地方。這也就是我要向殖民國家的代表們提出的一點，他們對於此種言論甚至毫不重視。安全理事會或大會討論到對人民的需要與願望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時，殖民國家總是或明或暗地反對此種需要與願望。

一四五．我還要提到其他代表在此地所講的話。我特別要提及厄瓜多與智利兩代表的陳述，他們都會強調，對於使用武力或干涉我們國家內務的任何方法、程序或手段一律反對。我還必須提到發表相同意見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和其他國家。我也要提及智利與厄瓜多多的決議草案 [S/4612]，它真是一項高貴的努力，可是此次也與往常一樣，不免受到大國的阻撓。

一四六．我們大家聽到蘇聯指責美國對古巴實施的迫害、侵略與干涉政策。對於此種援助，我國是非常感激的，而且不論在此地或其他地方我們都不怕這樣表示。人民的生存權是不受限制的。誰也不能反對這一點。

一四七．而且，我還要感到欣慰的是安全理事會內普遍有一種作出和平方式以解決古巴與美國間爭端的願望。我曾指控美國侵略古巴，對於安全理事會內廣爲散播的此種精神當然感到很高興，因為這就顯出此地有許多代表都同意必須以和平方法來解決各種國際衝突，特別是對我們此時所討論的那種衝突。我當然要利用此種機會重申古巴的請求。我國政府請求將反動的，帝國主義的艾森豪政府譴責爲侵略者。

一四八．我在結束前還要宣讀部長會議於昨晚發表的關於美國政府和古巴斷絕外交關係的聲明。聲明內容如下：

“美國與古巴絕交應完全由艾森豪政府負責，該政府先是對我國實施侵略性的，不友好的政策，以致邦交惡化；該政府採取此種最後步驟全無根據或正當理由，僅以限制其使館人數爲藉口，而距其任期屆滿之日祇有三星期之久；革命政府採取此種正當與合法的措施是迫不得已的，以便防止美使館若干官員的活動，他們不尊重我們的法律，不顧我們人民的慰問款待，竟然煽動反革命與恐怖行動，對於古巴政府一再提出的不得繼續干涉我國內政的抗議毫不置理。美國的現政府對古巴進行了一長串的侵略後終於採取此次行動，並以在現政府任期屆滿前採取其他更惡劣的更嚴厲的行動相恫嚇。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但是，我們決心抵抗所有這些行動。古巴人民認爲他們是與美國政府而不是與美國人民斷絕關係；我們希望當美國的領袖們了解可能在相互尊重主權，正當利益及國家尊嚴的基礎上與古巴人民保持真誠與友好的關係時，正式重建此種關係。”

一四九．我要重申我們的立場，以結束此次陳述。我們到安全理事會來求助是因為古巴顯然受到武力干涉的威脅。此項威脅此時依然存在。美國可能否認此事。對於此項威脅的繼續存在及迫切，也可能斥爲無稽之說。我們都非常明瞭，大國總是掩飾與隱藏它們的真正企圖。過去幾世紀的歷史可作明證。我們都知道這點，而美洲的歷史更可予以證明。

一五〇．我不必提到上一世紀的事情；我祇要提到一九三〇年墨西哥發生的情形，那時墨西哥所遭受的侮辱、指責、惡罵、侵略與陷害正與今日古巴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政府手下所遭受的相同。在派往美洲國家的美國大使中一位最愛管閒事的 Hill 大使至今猶在自誇，說墨西哥的革命是好革命，古巴的革命到是壞革命。

一五一．古巴深知這一切，玻利維亞也知道得很清楚。玻利維亞革命忍受過同樣的困擾，同樣的陰謀，同樣的侵略。瓜地馬拉也在一九五四年領教過這一切，那時由美國政府發動與支持的一支僱傭軍隊在 Cost-illo Armas 率領下侵入瓜地馬拉。瓜地馬拉人知道此事；他們今日正在 Ydigoras 傀儡政權下受苦。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非常明白。古巴對這一切都很清楚，已獲關於此種陰謀的警告，故已在戒備，焦急地等待侵略者的登陸，俾便給以他們應得的東西。有一點必須



在此地說明：美國果真侵犯古巴，我們不會孤獨無援，侵略者所碰到的將不是另一個瓜地馬拉，而是他們的滑鐵盧。

一五二．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們在昨今兩天會議中已聽到理事會全體理事國的代表發言。許多論據與事實都已被提出來，而且已從這些事實中得出許多推論，因此我們此時可以作成若干結論並結束討論古巴革命政府提請列入我們議程的這個項目。我現在要講幾句話，主要是我們在這個項目討論完畢時所作成的意見。

一五三．首先，我要說，從整個討論中可以明白看出理事會多數代表，尤其是參加討論的小國代表，對於美國與古巴兩國關係發展到目前這種情形以及侵略古巴的行動對這個區域和整個世界的和平所生的危險，都表示關懷與惶恐。讀了多數代表的陳述必然會得出此項結論。

一五四．其次，有些國家的代表，主要是美國的同盟國的代表，要想輕視美國與古巴間現有關係的危險性，其中有些代表竟公然說並無美國侵略行動的證據。

一五五．我相信昨今兩日在安全理事會內舉出的許多事實此時並無重提的必要。只要指出一項事實就够了，而這項事實我們認為對於現有情勢非常重要。

一五六．即使沒有其他事實存在，而我們所關心的祇是美國與古巴兩國關係的破裂，單是這一項事實就足以使人對事件的未來趨勢發生驚慌，並引起威脅和平的問題。

一五七．兩國斷絕邦交是在事實上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問題，願意改善兩國間關係嗎？我想對於這個問題祇有一個答案。斷絕邦交向來是，而且此時也仍是關係惡化的證明；它指出有關國家間的事情與關係將有危險的發展。

一五八．是誰斷絕邦交？是一個大國——美利堅合眾國——對一個小國斷絕邦交。單就這一點事實來說，還不足以證明一個小國遭受一個大國的嚴重威脅的話確有理由嗎？這是理事會一件不能忽視的明白事實。誰要想把在理事會內提及的一切事實看得很輕，誰就是不顧事實。

一五九．第三，我們昨天聽到的美國方面的主張實際上並不證明此時已為全世界所知道的事實為不

確，這些事實顯示美國現政府支持對古巴進行的顛覆活動，以及威脅到該國生存、獨立、及經濟與政治發展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措施。

一六〇．但是，正如有些國家的代表在理事會內所稱，美國絕對否認有侵犯古巴共和國的意向。換言之，它不否認事實；它說它並無侵略意向。但是，很不幸，事實並不使人有對這點安心的理由。我們知道，事實勝於雄辯。美國代表的口頭否認可以看作該國對古巴真是抱着和平目的的證據嗎？這種口頭否認可作放棄以侵略性與強迫性措施解決美國與古巴兩國政府間的爭執的證據嗎？我們能够相信此種口頭聲明嗎？

一六一．在此地發言的若干代表，包括今天發言的幾位在內，曾說他們相信這些話。有些代表甚至說他們深信這些話是真實的。倘使真是如此，那末在說了這些話之後就該有適當的行動，促使兩國關係歸於正常而不是加深惡化，應使彼此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和平解決爭端而不是由強者強使弱者接受其條件。如果說了話而不繼之以行動，那末這些話就毫無價值。

一六二．第四，旨在和平解決爭端的一項決議草案已由厄瓜多與智利兩國代表提出，其中建議依據憲章的基本原則採取行動，即放棄以武力措施作為解決爭端的方法，及採取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的政策。可是，我們此時似已看到，此項決議草案雖然建議此種簡單而正當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由於美國及其他國家——美國的盟國——的反對而將無法通過，這些國家為了某種理由，認為不能接受這樣一個提案。

一六三．我們知道厄瓜多與智利代表認為此時無法堅持表決他們的提案。他們今天曾說，理事會竟不能建議以憲章原則為根據的措施，未免遺憾。事實確是如此。這真是深可惋惜的事，因為安全理事會倘因少數大國反對就無法建議以憲章原則為根據的措施，那末情形就到了真是可以惋惜的地步。不用說此種情形決難證明有關國家的良好意向。

一六四．可是，錫蘭代表曾指出，理事會對於向其求助的國家可用表示其集體意見的方式來提供援助。這話確是不錯的。

一六五．假使我們此時不能作出決定，我們可以表示意見，事實上我們在昨今兩天討論這個問題時已經發表了意見。此種集體意見，此種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意見，可分兩方面：一是對美國與古巴關係的繼續惡化表示關懷，此種惡化情形構成對和平的嚴重威脅；一

是警告大國不得對小國採取任何侵略措施。這是理事會多數理事在討論時所發表的集體意見。此項多數意見代表理事會討論此問題的積極方面。我現在要說當此討論結束之時，我希望美國政府認真注意此種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意見和警告，並避免採取可能使美國與古巴間現有緊張關係愈趨惡化的行動。

一六六．讓我們希望美國新政府採取的政策是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並於雙方完全平等及承認古巴人民本其自身意志，不受外來干涉，自行建立政體，經濟與文化的主權的基礎上，和平處理爭端。

一六七．因此，蘇聯代表團希望理事會中這番討論將有利於鞏固和平及改善理事會此次會議所審議爭端的關係國家間的邦交。我們並表示信心，古巴人民堅決相信他們的理由確是正當，將繼續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並將獲得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的充分支持。

一六八．Mr. BARCO (美利堅合眾國)：我要對我們今天午後聽到的若干很有趣的言論提出一二點意見。我說“很有趣”是因為至少有兩個代表的言論並無內容，而且照開始此次辯論的情形來說，我覺得他們的語氣有些不尋常，應由安全理事會好好注意。我是指古巴外交部長與蘇聯代表的陳述。

一六九．我覺得理事會各位理事不僅宜於而且必須記住此次會議為何舉行，古巴外交部長聲稱美國準備在“數小時內”進犯古巴，這是召開會議的理由。今天他對美國作籠統的攻擊。他對以前所說的美國將於數小時內進犯古巴的話迄未提出任何證據。理事會各位理事當能記得，古巴外交部長作此種控訴，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以此種控訴為根據，曾使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費去大會的時間。我想對於那些關心事實真相，聯合國宗旨及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所負義務的人來說，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一七〇．我們今天聽他講的一番話，意義含糊，且未提出任何證據，在專為審議此項控訴而召開的安全理事會會議上是根本不配的。這是濫用到此地來作陳述的特權。這是濫用理事們的熱心與誠意，也破壞了安全理事會的重大目的。此種伎倆是不能容許的。

一七一．蘇聯代表在他那篇否則是頗為離奇的陳述中提出一點主張，他說美國對古巴斷絕邦交，此舉本身就是侵略古巴的一種威脅。我覺得此話出諸蘇聯代表之口可稱離奇，該代表知道什麼是侵略；他是蘇聯的

代表，自然懂得侵略。我覺得很離奇，他與古巴代表要想把美國對古巴斷絕外交關係一事，與古巴政府將美國外交官員限制為十一人及此事是在美國斷絕邦交前所發生這兩點說得毫無關係，他們還進一步要想暗示我們在美國曾以某種方式將古巴駐在美國的使館人員限制為十一人——這當然不是事實。可是，這是我們聽到的這些代表的典型言論，他們要想歪曲事實和事情的前後關係。

一七二．關於蘇聯代表的陳述我還有一點要說。他發表的一種觀點我相信並非理事會其他理事的觀點。他可以為他本人，為他的政府發言；假使那是他的觀點的話，那很好。但是，我希望他不要以為別人會把他所描寫的一切作為此次辯論的總結。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鑒於蘇聯代表在開始發言時的情形，他在結束時對美國新政府所用的語調却是十分溫和。我認為這點很重要，不過，我要提醒蘇聯代表，美國人民是團結的，我們的政策亦是一貫的。

一七三．我對主席先生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身份在援引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紐約時報社論時，所說的一番話，要提出一點意見。你宣讀的一段誠是該社論的一部份；我並不反對。紐約時報在那篇社論內表示懷疑古巴人民真會相信我們即將侵犯該島。該社論在提出其他幾點意見後，接着就表示主席先生所說的：“簡單的事實是：古巴的革命領袖真的相信有遲早遭受美國武力侵略的危險。”

一七四．我承認在古巴革命領袖的心中確有此種荒謬想法，對於此項事實需要予以顧及。我想紐約時報那篇社論會有正確的看法，社論說：“倘能有方法說服古巴的領袖們，特別是 Castro 總理，使他們相信我們沒有進犯古巴或准許從我們這邊實行進犯的意思，那就有助於緩和現有緊張關係。

一七五．我想對於古巴外交部長到此地來提出的這種非常可笑的指責，理事會最好是本着此種精神來對付，使古巴代表相信他們是錯誤的。對於智利與厄瓜多兩位代表的努力，我抱着此種精神表示同情與諒解，他們不堅持表決，我想是很明智的。

一七六．最後我要說，我想中國代表蔣先生所見總是很對，他對這個問題有正確的看法，他在今天下午曾說安全理事會對付此種指責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一項決議案，斷定本案所稱各節未經證實。美國觀點自



然也是如此，而且我覺得，安全理事會爲了將來最好仔細考慮這個問題，假如理事會要繼續作爲一個維持和平的有效機構的話。對於我們在此地聽到的這種指控，理事會決不能因原指控人的一番陳述就聽其罷休而不加以指出。這就是美國的見解。我們不欲在理事會內堅持此種見解。我們認爲這點是大家明白的。

一七七．主席：我知道智利與厄瓜多兩代表不要求表決他們的決議草案。

一七八．在結束此次辯論時我要以安全理事會主席地位說幾句話。我深信此次辯論將有助於緩和古巴共和國與美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關係是應受聯合國憲章支配的；因此對於現有的緊張關係不可使它愈趨惡化。

午後七時三十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a-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r.,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z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23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50; 3/6 stg.; Sw. fr. 2.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H.-62-14094

Jan. 1963-100